

# 纪实与虚构：文明之殇中的拯救与救赎

——评电影《燃烧的巴黎圣母院》

■文陈旭光

而再现于大银幕。这种依靠成熟的技术营造出的现场沉浸式画面带来的宏大沉浸感,加之上帝般的全景视角,极易引领观众沉浸式地感受体验到那场火灾的全过程。

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曾经说过,“当代纪录片的趋势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因此,故事片与纪录片界限日益模糊。《燃烧的巴黎圣母院》也有这种特质,即致力于新闻事件真实性与电影创作艺术性的平衡,通过纪实/虚构的变奏,对两者界限的有意模糊,使影片称得上是欧洲电影传统、法式浪漫与美式剧情、灾难类型和奇观追求的融合。

## 英雄群像:温情的圣殇与人性的救赎

灾难电影的主角总是英雄。《巴黎圣母院》所讴歌的,恰恰也正是—些忠于职守,热爱法兰西文化,有着宗教虔诚和文化自尊自信的普通人英雄,是群像式的“英雄”。导演采用了多重视角,集中且全面地呈现这场火灾事故24小时内发生的状况,圣母院员工、消防队员、政府官员、游客、民众等,都是电影的角色,是故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第一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都非常年轻,有的仅19岁,还有两位是女消防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实际救火。进入火场前通过嚼口香糖抑制紧张心情。但她们一到火场就与火情斗智斗勇,勇毅前行,展现出英勇无畏、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正是救火的普通年轻消防员的努力,得以让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主体和两座塔楼留存下来,教堂文物也得到妥善转移,没有重大损失,救援中更无一人伤亡。法国消防队是部队编制,所以两个现场指挥的将军的形象也颇为生动。一方面,他们以沉着冷静的经验和魄力指挥救火,一方面又恪守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原则,爱护下属,不让队员以生命冒险。他们强调消防员的职业信条——可以为救援生命而牺牲,但不能为救援石头而牺牲,无论它是怎样的石头。因为建筑倒了还可以重建,生命逝去无可挽回。

该片还探讨了火灾背后的人为因素和社会责任,委婉地批评了安全管理的疏忽。影片在失火原因上做出自己的暗示,但这些暗示又是多元的,并无特指,只是可能,例如电器设备的年久失修和电路短路,施工现场疏于管理,可燃物随意丢弃,施工工人烟头乱丢,有烟头被风卷入教堂,教堂管理者不专业,大意麻痹,临阵慌乱,看到手边灭火器都不用起来只管跑,失去了灭火的最佳时机。这些细节,与其说是确实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如说是导演的思考和分析,也毋宁说是影片对以后此类文化遗产防火的“寓言”和预警。

影片的反思还不止于失火,也反思了救火的延迟,巴黎交通的瘫痪,对消防车的堵塞,第一批到达的消防队只有9名成员——显然,在导演看来,仅仅重视灾难本身和揭示原因是不够的,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向观众传递怎样的正能量主题,化灾难为警策,为启示,为文化文明的弘扬,才是最重要的。不同于一般灾难片往往表达对人类与命运艰难抗争的歌颂,该片展现了人类面对不可抗力时的弱小与悲哀,面临百年文明即将化为乌有的无可奈何,正是这样的真实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工作人员与救火队员的限制视角与全片的全知视角的交替进行,将人物的各种行为一一再现,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嘲但没有高调的道德审判,但有无言的惋惜、挫心的痛苦,影片实际上是沉着而冷静地揭示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样一个真理。

巴黎圣母院作为著名的宗教场所,宗教文化角度的关怀必不可少。导演以一种宗教的悲悯达观的情怀表现了灾难来临时亲历者的无助与惶恐、悲怆与感动。导演善于用小人物塑造和细节表现,消防队员之外的诸多小人物,那些路人甲乙丙丁也非常精彩,于无声处蕴含满满的情怀情感。除了发现火灾和救火,影片最重要的剧情是基督教圣物荆棘王冠的抢救。从某种角度看,这项荆棘王冠是电影剧情的类似于“麦格芬”的东西,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情节装置,它推动情节的发展,为推动情节提供动力,但它并不影响救火故事本身,却是一种情节的“润滑剂”。抢救荆棘王冠成为救火之外最富有戏剧性和喜剧性的平行情节。匆匆往回赶,一路磕磕绊绊,遭遇各种窘境的教堂管理经理,成为电影的喜剧调味担当。王冠的真假风波陡起,第一次抢救下来的王冠却是为了防盗而做的仿制品,几乎让人哭笑不得,保险柜密码的忘记和惊险复得,都渲染了特有的法式幽默。在严峻无情的大火和悲情中作了心灵的舒缓和情绪的缓冲。

总之,导演在烈火熊熊,危机四伏的剧情中将法式浪漫幽默和温情乐观表现得淋漓尽致,传达了法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豁达的文化精神、文化魅力。或许可以说,一次不幸的火灾,却因为一部电影而因祸得福,让巴黎圣母院更加有名,更成为法国文物展示、旅游宣传的活广告、法国文化弘扬的鲜活教材。这就是艺术的力量、电影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孤星计划》： 用悬疑类型实现突围的热血赞歌

■文/沙丹

12月7日公映的《孤星计划》首映活动所到之处尽是人气“爆棚”,令电影院再次热闹非凡。这种朝气蓬勃的景象一方面当然得益于影片有着人气偶像演员担纲主演,另一方面更源自影片全面面向年轻代际观众的创作意图。《孤星计划》青涩却有力量。它将谍战悬疑和青春元素嫁接的手法,或许能够成为历史题材影片值得探索的道路。

## 黑色电影的壳,热血救亡的核

《孤星计划》的导演徐展雄在执导筒前是颇有名气的影评人、译者。他翻译的《黑色电影》和《重访希区柯克》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专业电影书籍,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影迷人对黑色电影、悬疑类型的痴迷。

《孤星计划》的故事以上世纪20年代白色恐怖背景下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出身底层的李一民、上海大学学生丁梦华以及曾为同窗,后加入国民党暴力机关的许天平三位青年的命运抉择展开。而故事的主线则聚焦在一次地下党员的营救撤离行动上。

徐展雄深厚的黑色电影审美积累在影片的视听设计方面得到了用武之地。彼时华洋混杂、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上海滩,在片中浓缩为提篮桥监狱、《申报》报社、邮轮渡口以及犬牙交错的棚户区等几个主要场景。幽暗的光线,利用窗户和门框等做出的遮挡效果,以及打破视觉习惯的拍摄角度这些黑色电影的经典视觉设计都极大地烘托了影片的悬疑气氛,凸显各路人马之间的心理角斗张力。

微观角度上,绿色钢笔、作为密码本的

《悲惨世界》和藏匿匪员的老爷车几个关键道具的设计也很别致,有效地拉升了影片的叙事效率,一直抓着观众的注意力。

值得一提的是,主角们碰头的地点选择了让影迷为之精神一振的地点——电影院。这个层次在《无间道》《悬崖之上》等影片中使用的场景,将主角们置于明暗之间,让影片的黑色腔调恰到好处。主角们在电影里看的竟然是如今的“国宝级”影片《劳工之爱情》。这个底层劳工纯纯的爱情喜剧故事也和主角李一民的情感线索不谋而合,足见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 新生代扛大旗,中生代飙演技

代号为“孤星”的营救行动将三个昔日同窗,如今的地下党、记者和国民党军人组成的主角三人的命运牵连在一起。

这是“人气小生”王源首次担纲剧情长片的主演,饰演有勇有谋的女记者的是张雪迎,而表面不露声色,内心暗潮涌动的国民党军人由青年演员梁靖康来演绎。其他可圈可点的青年角色还有因《封神第一部》走红的此沙。几位演员将主角的青春热血和救亡理想之下的义无反顾都做了颇具感染力的演绎。

与青年组形成呼应的是这次令人刮目相看的中生代演员组:李晨、印小天、韩童生、余皑磊、董勇、袁文康都有不同以往的银幕表现。尤其是印小天,他将一个身份暧昧复杂,乱世之中展露极欲求生欲的灰色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是影片一大看点。

而姚安娜、张建亚、林栋甫等“老戏骨”的

加盟不仅为影片增添浓浓的上海味道,也分别借用各自照片冲印师、钢笔维修师傅和报社编辑的职业身份,为主线故事补充出一派丰富的值得玩味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影片贡献多个既令人心酸也令人鼻酸的感动场面。

## 极致反转走向高潮,番外令人浮想联翩

《孤星计划》全片叙事推进很快,在整个主线营救任务成型之后,各路人马迅速展开行动,潜伏、解密、追击、暗杀和正面对抗不断上演。这样的高密度快节奏,是专为熟悉密室逃脱和“狼人杀”等心智游戏的青年一代观众设计的。

影片在几个叙事关键节点,更将线索铺陈与剪辑技巧升级结合,以“时间游戏”的技巧来实现多次反转,营造了一种“没有人是安全的”危机氛围,令自以为掌握全知视角的观众多次落入对局面的“失控”中,利用这种心理落差,进一步增强影片的刺激感和视听冲击力。

前面提到影片除了围绕三位主演展开的“孤星”行动,影片为行动设置了“对抗组”——中生代演员担纲的“反派”,以及“老戏骨”做“绿叶”的一组角色来丰富叙事。在影片最后,观众还能够管中窥豹觉察到影片为故事设计的真实历史维度。

我们能够接近片尾的段落看到李大钊、瞿秋白等真实历史人物一一出场,虽然都是惊鸿一瞥,但他们或振臂高呼,或慷慨陈词,分明在提醒着观众,“孤星”行动虽然只是星星之火,但却终成燎原之势。

# 《小倩》：为经典爱恋注入现代灵魂

■文/章昕

新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小倩》以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聂小倩》为蓝本,用现代视角重新演绎经典,为观众带来了一段全新的宁生与小倩的爱情故事。

## 用现代视角讲传统故事

导演毛启超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我们的价值观是现代的。我们是带着现代视角重新讲述这个经典故事。”正因如此,动画电影《小倩》在人物设定与剧情走向方面,展现出与原著和其他改编不尽相同的特色。

主角小倩与《聊斋志异》中为报恩留在宁采臣家中的“鬼妻”聂小倩不同。导演延续了过去改编中的经典设定,将小倩描绘为一个活泼、聪明、敢爱敢恨的少女形象,并将小倩设定为整部电影的叙述主体。导演形容他镜头下的小倩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正能量女孩”。从电影开场就试图寻找办法离开兰若寺,到最后解开误会、对抗青衣时的呐喊,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小倩并非一个等待他人救赎的柔弱女子。小倩的形象是丰富立体的,她虽为鬼身,却具备诸多美好的人性。她心地善良,即使自己已被各方势力追逐抢夺,仍在危急时刻宁愿自己承受痛苦也要救下被误伤的孩童;她敢爱敢恨,察觉到自己对宁生心生爱意便毅然还阳赴爱情,发现自己已被利用时则勇敢反抗;她开朗活泼,与宁生的互动也尽显大胆和主动。

相较而言,宁生的形象基本遵循了大众对书生形象的固有认知。他腼腆羞涩,面对小倩恪守礼仪,然而在危险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守护小倩。他的身上有作为读书人对天下百姓的怜悯关怀,也有为爱人决定赴死的坚定信念。为了强化这种性格上的反差与张力,导演也在故事的最后为宁生安排了关键的剧情反转和为救爱人的打打戏码,为观众呈现了一位为爱情甘愿奉献一切的深情男子形象。

配角们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改编,被赋予了全新的形象与独特的故事线。例如,天师燕赤霞被改编为一个年轻聪慧、好赌却逢赌必输的青年形象。他身上的武器摒弃了传统概念中“上古神器”的神秘端庄,采用了类似“开盲盒”式的设定,成为一个收钱办事、但技能随机的“许愿机器”,这一设定也为整部电影增加了许多趣味性。“千年树妖”姥姥则脱离了反面角色的人物设定,被刻画成一位曾被情所伤,却仍在关键时刻助力小倩爱情的女性长辈。尽管她也对小倩特殊的体质有所企图,但其初衷还是出于对小倩的保

护。一句“外面的世界,不过是更大的兰若寺”以及看似随手留在宁生身边的树种,无不彰显了姥姥作为长辈对小倩的关照。就连电影中最大反派青衣“黑化”的缘由,也并非情爱纠纷,而是源于对“不作为的领导”——“阎王”的不满与反抗。这样的变化也为了契合当代年轻人的真实体验,使故事更具时代气息。

在对剧情的改编方面,《小倩》与87版电影《倩女幽魂》有着导演精心埋下的丝丝关联,但也增加了部分全新的设定。为了增加故事的丰富性和情节矛盾,导演为小倩新添了“玄阴之体”的特殊设定。因为这一特殊体质,兰若寺的姥姥、地府的青衣、天师燕赤霞以及香宝斋中的捉鬼师等各方势力都对小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寻求破解驱鬼咒以获自由的过程中,不慎暴露身份的小倩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这一系列捉鬼打场面构成影片动作戏的关键部分。

在主题的核心叙述上,导演没有放弃对真爱的描写,并对“真爱至上”展开现代性的反思。电影对“真爱至上”的呈现极为大胆。在“恋爱脑”饱受诟病的当下,导演却坚持让宁生(宁采臣)和聂小倩踏上“真爱可跨越生死”的征程。无论是小倩愿意为了与宁生生相许还阳还是宁生愿意为了小倩的快意人生牺牲一切,都展现了导演对真爱作为跨越生死力量的看重。在最终与青衣争夺能量的片段中,小倩所喊出的“管天管地,不如管好你自己”这句台词不仅作为整部电影里小倩的口头禅,也是导演对冲破枷锁、寻找真爱的深刻诠释。

影片结尾,导演在音乐的选择上也放置了自己的“私心”。他选择了张国荣演唱的粤语版《倩女幽魂》主题曲作为结尾处新故事开启时的背景音乐。当成为宁采臣的宁生再次出现在兰若寺时,此时的小倩已经没有了电影开头为了完成姥姥的任务时的故作娇媚,眼神中充满着对故人重逢的喜悦。电影也随着宁生的出现,让观众看到了宁生对宁生,也引发了观众共鸣。

## 多维画面共建爱情神话

除了在剧情和人物的创新探索,在电影画面的创作中,导演秉持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通过水墨写意和写实画面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古典之美与玄幻色彩相结合,为观众打造出一个丰富多彩、奇幻绚丽

的“阴阳两界”。《小倩》中兰若寺的场景着墨不多,因此可描绘的场景有限。导演增加了许多小倩和宁生在寻找破咒之法和还阳之路的途中的自然景色和城镇风光,还重点刻画了地府世界的场景,黄泉浴、幽冥殿等独特场景的设计展现了导演不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导演还巧妙地在影片中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非遗艺术,如小倩和宁生欣赏的皮影戏以及小倩那源自浙江宁海“耍牙”艺术的尖牙等细节设计,都体现了导演对传扬中国传统艺术的信念。

《小倩》在画面的处理上还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巧思。在黑白无常使用“封魂球”试图抓捕小倩的桥段中,导演巧妙地使用了三维画面与二维画面转换的方式,提示观众两位主角正在以“魂魄”的形式从“现实世界”进入地府世界。相较于三维画面,二维画面的色彩更加浓烈,画面刻画也更为细腻入微。导演用画面的快速滑动展现两位主角跌落十八层地獄的惊悚场景。二维画面同时也作为连接前世今生的碎片支点。当小倩在最后关头终于得知地与宁生的前世故事后,环绕在宁生和小倩身边的许多记忆“碎片”不仅生动地提醒着观众两位爱人深厚的情感羁绊,更回顾了他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故事。这种二维与三维画面的转换并不突兀,不仅增强了影片视觉丰富性,也进一步深化了故事的叙事节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叙事相结合的观影体验。

当然,影片中的二维与三维画面的转换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从三维画面进入二维画面的路径设计得相对顺利合理,但是自此而出的后续剧情却略显生硬。黑白无常所言的被“封魂球”禁锢的魂魄不能随意脱离的设定似乎并没有得到印证。在小倩和宁生在黄泉中拥吻后,二维画面戛然而止,镜头随即转向正在熟睡的小倩,不免让观众产生疑惑:这段冒险是否为了小倩所做的噩梦?若为噩梦,那么黑白无常的一路追逐就无法解释;但若非噩梦,小倩和宁生又是如何脱离“封魂球”的束缚的?这一系列疑问的产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和对剧情的理解。

虽说可以看见导演在大部分场景画面上用心,但在人物的刻画上还是略显单一。除此之外,或许是因为电影制作的整体预算的限制,部分人物的建模不够精美,人物动作也相对生硬,相较于二维画面的细节刻画,三维画面缺少细节,整体协调性也略有不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